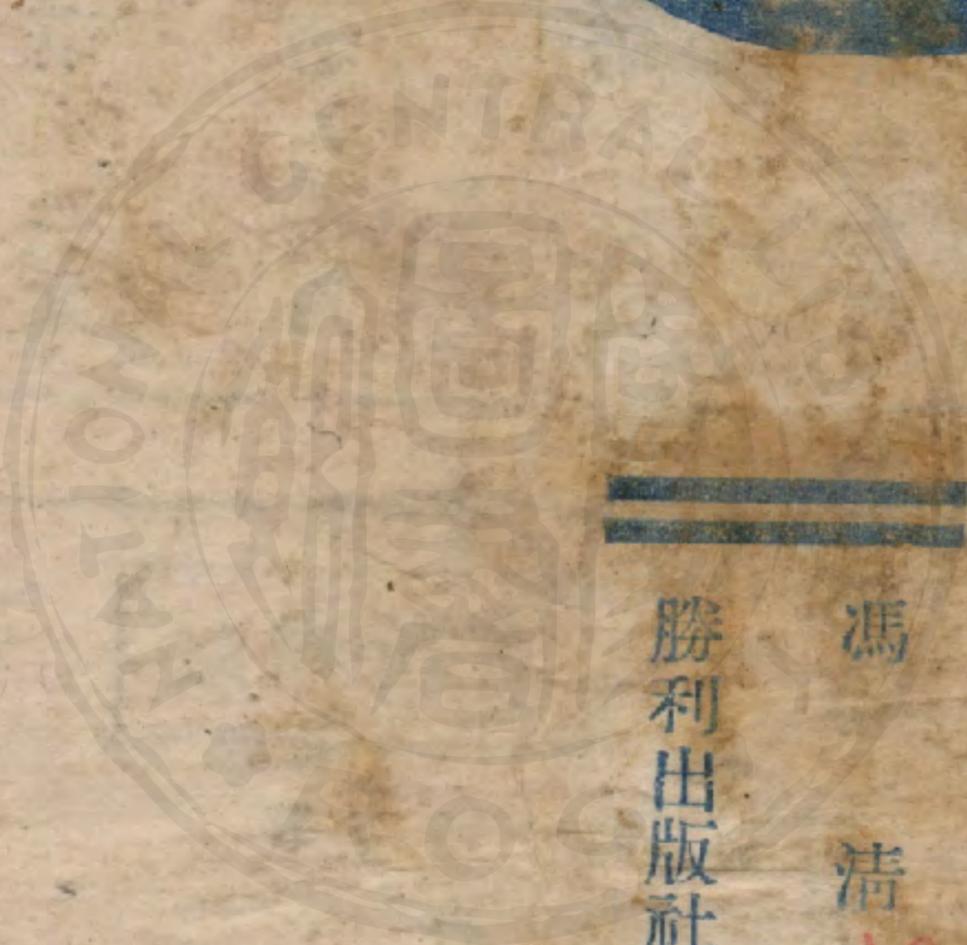


在西北原野

故事新編



馮

清

文

著

勝利出版社福建分社印行

Handwritten red ink notes:
2427.1
12
12.15.52

舊

本分社出版圖書一覽

紅色舞台 李昂著 三元

港滬脫險記 鄭瑞梅著 一元五角

與中國共產黨
論三民主義 印維廉著 三元

在西北原野 馮濤文著 三元五角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在西北原野

每冊實價二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馮清文

印行者 勝利出版社福建分社

福建永安

印刷者 大道印刷所

福建永安

福建代售處 永安立達書店

暨省內各大書局

857.85
8236=2

在西北原野

一、光明在我們的前面	一
二、抗戰的大門給誰鎖住了	二
三、理想的學校	二
四、美麗的憧憬	四
五、執紅纓槍的漢子	四
六、淒涼的延安	五
七、璜弟有點怕	六
八、蟠龍景象	七
九、新課目	八
十、我成爲一個模範學生	〇
十一、我怎樣入了黨	〇
十二、璜弟的誤會	一
十三、我做了新聞記者	二
十四、離陝前夕	三
十五、捐稅網	四
十六、邊鈔	五

在西北原野 目次



國家圖書館

002875808

在西北原野 目次

二

十七、仙女牌的香煙·····	一九
十八、百萬擴黨運動·····	二二
十九、擴軍三部曲·····	二四
二十、三民主義新政治·····	二七
二十一、第八十三號指示信·····	二八
二十二、張蔭梧逃走了·····	二九
二十三、摩擦專家的失敗·····	三一
二十四、魯村事件·····	三二
二十五、河北水災·····	三三
二十六、璜弟真的遇難了·····	三四
二十七、老者之言·····	三五
二十八、老趙璜弟都是托派·····	三六
二十九、我的懺悔·····	三七
三十、請你們裁判罷·····	三八
三十一、·····	三九
三十二、·····	四〇
三十三、·····	四一
三十四、·····	四二
三十五、·····	四三
三十六、·····	四四
三十七、·····	四五
三十八、·····	四六
三十九、·····	四七
四十、·····	四八
四十一、·····	四九
四十二、·····	五〇
四十三、·····	五一
四十四、·····	五二
四十五、·····	五三
四十六、·····	五四
四十七、·····	五五
四十八、·····	五六
四十九、·····	五七
五十、·····	五八

在西北原野

在西北原野

一、光明在我們的前面

丁酉八月一號早晨，天還沒有亮，老趙就把我和璜弟喊醒了。老趙說：「高麗大門口，一安長鋪路了，否則門路不長，後面光即？」

「你們還睡呢，你聽！你聽！」

我們側耳聽見外面雜沓的叫賣聲，分明是沉重的湖北腔調，知道漢口快到了，三個人搶着伸出窗口，可不是嗎，車頭已經緩緩地入站了。老趙高興地跳起來，忙着收拾鋪蓋捲兒，璜弟却悄悄地在流着淚。

「璜弟！」

我喊着，璜弟沒有應，祇是凝神地望着遠方。太陽還沒有升起來，大地上祇是朦朧的影像，視線超出十步以外，就要模糊不清了。

「你是想着北平的家？」我問：

「立刻，璜弟好像被追逐的野獸，負了傷，竟至嗚嗚的哭泣起來。我也禁不住滿孕着淚水，隱隱地彷彿看見古城的黃瓦，聳立在夕陽風沙之中，漸漸地遠了，隱沒了。北平的風沙呵，我們生長安息的故鄉！孩子們懷着忍辱的心，載着負重的身軀，第一次踏上了流浪的征途。然而，孩子們如何能够一刻忘記木屐兒踐踏下的故鄉呵！」

走出法租界，車和人熙攘的來往，太陽剛從東方探出頭來，老趙看見我們紅潤的眼睛，笑了，說：

「伙計，光明在我們的前面！」

二、抗戰的大門給誰鎖住了

漢口對我們完全是陌生的，我們想找一點抗戰的工作，或者隨便什麼職業也可以，但是一直沒有結果。武昌住了將近六個星期，算算剩餘的財產，祇有十四元零五分，最多也祇能維持四天的生活，情形是一天比一天急迫了。璜弟清早照例去民教館看報，每次總帶些令人興奮的消息回來，比方我們的軍隊又在北四川路大勝，敵兵傷亡逾萬，這自然會叫人熱血沸騰。但是興奮之餘，還是不免想起工作來了。我們也應該盡一分力量才是，並且，更嚴重的是，我們要生活呀！

於是我們仍舊注意廣告，到第六部去登記，寫大批求援的信，雖則我們還是接連地失望。

第五天老趙賣掉他的戒指。

第十二天我典出一件皮襖。

第十六日，典皮襖的款子也快完了，國軍已經從上海退出，蘇州岌岌可危，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大家都為着撤退的工作而忙碌，一時不容易恢復周詳甯靜的秩序，大量的難民從長江湧了進來，謀事是愈加困難了。我們初來漢口的一線光明，現在似乎漸漸黯淡下去。璜弟尤其不瞭解這種非常的狀態，說：「抗戰的大門一定是誰鎖住了，否則我們怎地看不見外面的光明？」

三、理想的學校

然而就在第二天早晨十一點鐘，老趙興高采烈地從外面回來，快活的不停地吹着胡哨。他說：「一切都不成問題，一切都有辦法，一切都圓滿解決了；那神氣簡直叫人不能不相信。璜弟性急，搖着他

的肩膀問：「什麼，在加學費後，怎麼能比以前不同呢？」

「趙哥，告訴我們罷，——有什麼好消息？」

老趙瞧着瑛弟那副焦急的模樣，想起三個月來的甘苦，不禁覺得無限的憐愛起來。他很溫和的安慰瑛弟道：

「我們現在可以進學校了。」

「不要學費嗎？」瑛弟問。

老趙得意地點點頭。

「不過，瑛弟又發生問題了，」我們離開了家，離開了學校，為的是參加抗戰工作呀。現在我們又回到書房裏，不是——」

老趙不讓他說完，趕緊搖手，插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這個學校不是平常的學校，六個月就畢業，而且學的是抗戰技術。」

「畢業以後，我們不會像今天一樣，到處找不到工作嗎？」我也表示疑慮起來。

「這個，」老趙完全像一個熟練的律師，「這個並不要緊，學校可以介紹工作。」

我們却喜歡得直跳，老趙從衣袋裏掏出一份簡章——抗日軍政大學的簡章，果然一行一行明明白白的載着。瑛弟是初中三年級生，看見「大學」字樣，又重新發愁起來。等到老趙說明連「文憑」也不要，他才算是真正快活了。

兩個月來的流離、困苦、焦急和失望，現在通通煙消雲散，我們一切的犧牲，似乎都已有了代價。有這樣一個學校，而且是大學，不收一切費用，還教我們抗戰的技術，和分發抗戰的工作，六個月就能畢業，又不要文憑，這真是太理想了，我們一切的犧牲，都不算枉費，前面又有光明湧現了。

四、美麗的憧憬

我們三人都考取了抗日大學。爲了籌劃旅費，我賣了兩套西服，老趙賣了箱子，璜弟連姑母給他留做紀念的鑽戒，也都押了現款，一共湊足了一百五十塊錢，算算去陝北的路費，大約也够了。陝北是什麼地方呢？璜弟查了地圖，又查了歷史教科書，跑來告訴我們：從前秦始皇派遣大將蒙恬，率領三十萬大軍，北逐匈奴，就是那個地方。至今沿着無定河上溯百里，還有魏立的蒙恬墓。衛青霍去病也會在那里立過彪炳的功業，郭子儀會在那裏大破契丹入侵的大軍，韓琦范仲淹討伐西夏，曾經駐節延安。陝北原是我們民族英雄立功的所在，而今又寄託了我們新的理想，我們多麼渴望着向長安呵，那燦爛眩目的古都！

五、執紅纓槍的漢子

十二月十二號，南京淪陷的清晨，我們正繞過黃帝的陵寢，跨過洛川，走進邊區的疆界廊縣，入境不遠，便有一個執紅纓槍的漢子攔着要「路條」；當我們說明是抗日的學生之後，他沒有留難，就讓我們通過了，並且還熱心地指點路徑。

途中璜弟說：

「不知怎麼？我總覺得這個地方有點怪。」

「怎麼啦？」老趙偏頭問：「小弟弟又有甚麼感想？」

「沒有什麼，我祇覺得這裏，比旁的地方有什麼不同似的。」

可不是呢，我心里也有這樣的感覺，祇是找不出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山還是綿互着山，風沙還是接連着風沙，一切還不是和長安一樣嗎？我倒要知道瑛弟有沒有新鮮的發現，我問：

「說說看，這里究竟有什麼別緻——我瞧不出來。」

瑛弟可真有趣，他說：

「你沒有看見那個拿紅纓槍的漢子嗎？我們從前——無論在那里——都祇看見穿黃制服的警察，或者穿灰藍衣的大兵，沒有看見這樣短裝，——不穿制服——背紅纓槍的漢子。」

「對了，這倒是特別，這里的人不愛穿制服？」我說。

「這有什麼要緊呢，不穿制服有什麼要緊呢！」老趙急急的辯護道。

「我不過覺得有點特別，也並沒有說要緊呀。」瑛弟表示反抗的態度。

「並且，」老趙更進一步的辯說：「你看這些漢子都很和氣，比漢口的警察要和氣多了。」

瑛弟也是一步不讓，更加銳利的諷刺道：

「正是呢，我正覺得他們和氣里有點蹊蹺——總之，不很正常。」

於是老趙批評瑛弟有奴隸性，傳統的習慣太深，平常太多冷酷的經驗，偶然遇到禮貌的態度，就反而要奇怪起來了。瑛弟堵着嘴沒有答復，兩人撇扭了一陣，到延安時，又都高高興興地在一起了。

六、淒涼的延安

延安是一個破碎的古城，城里沒有完整的屋子，也沒有居民，炸彈把房屋都毀了，到處是彈坑，街上堆滿了瓦礫，就是那個高聳凌雲的鐘樓，四個角也給炸了三個，樓壁像破棉襖一樣，一片一片的撕得稀爛，祇剩下一口古銅的大鐘，寂寞的懸在半空。

十二月的風刮着，吹着大塊大塊的雪片，延河全給凍死了；冰，從河面結到河底，堅實而明亮。每天早晨，東關一羣一羣的老鄉，趕了毛驢，駝着貨物，從冰面上走過，到南門外新市場做買賣。除此以外，在延河就很難看到人影了。

緊靠延河的東岸，在不到二百米遠的一條綫上，勻整地散佈着二十多個五百磅的炸彈坑；每個坑的直徑有四五公尺，坑與坑間的距離，最近的連在一起，遠一點的也不過十公尺，現在都儲滿了冰雪。

「多麼淒涼的景象呀！」我們心里想着，然而都不肯說明；當我們聽到山溝里吹起激越的軍號，看見那些活潑的青年們，從窰洞里將出來，生龍活虎般唱着不入調的歌，我們又完全恢復熱烈的情緒了。

抗戰不是安樂的，我們也不是尋樂來的；艱苦是我們的本分，那麼還有什麼失望呢？

第三天我正式入了抗日大學，被分派到第三大隊——在離延安九十里的蟠龍。璜弟因為年紀小，程度較次，改入陝北公學。老趙對於藝術特別有天才，聽說魯迅藝術學院已經成立，決定到魯藝去。離開北平後的流浪生活，現在總算告了一個段落。然而想到幾個月來形影不離的患難伙伴，一旦分手，却又無限的慘然！

七、璜弟有點怕

我動身到蟠龍的一天，璜弟還沒有走，他正等候同伴，一道步行到柵邑的看花宮——陝公分校去，臨行時璜弟悄悄的將我扯過一邊，悄悄地說：「文哥，你走了，常給我來信。」

「那還用說嗎？」我緊緊地握着他的手：「姑媽有訊，也不要忘記告訴我。老人家記星孩子，在外面不要懶。」

橫弟應着，半嚮沒有話說。他林林總總，說：「你們走了，我有點怕。」

「怕生嗎？」我低低問。

「不，我覺得這有點怪，我不慣：就是呼吸我都覺得窘促。」

我笑了，我告訴他這就是怕生的現象。

橫弟仍舊是固執的脾氣，一直堅持他的見解，不承認他是怕生。他說：「這裏的人很厲害，不許人隨便說話，意思和他們不同，就要受到批評！而且字眼我也不懂，什麼主觀客觀的——」

時間已經到了，橫弟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完，我祇好安慰他「慢慢就會慣的」，這樣我們就匆匆離別了。

老趙從魯藝趕來送我，也沒有趕上，後來接到他的來信，說橫弟陪他玩了半天，並沒有什麼異樣，我才放下心來。

八、蟠龍景象

蟠龍在延安東北九十里，位置西北高原，氣候寒冷，八月就見雪飛。從延安出發，經過橋兒溝，關房，涉過延水，爬上一座矮山。在一條祇容得下兩人讓路的狹嶺上，走半點鐘，下得山來，蟠龍就

在望了。那是一個荒涼的小鎮，祇有幾間平屋，一條短窄的街道，兩旁疏疏落落的店家，滿街是黃沙和紙屑。我到鎮上的時候，雪已經止了，祇見一兩隻老鴉，傲慢地在屋頂上，「呀，呀，」地叫着。

鎮上每隔五天有一個市集，四鄉民衆都來趕熱鬧。各種各樣的土貨，滿街陳列，趕集的男女，頭上都包塊青色或白色的手巾布，男的大都手中拿着旱煙桿，一邊走一邊抽，很有一種悠然的風度。

鄉村里聽說都有組織，壯丁編成自衛隊，未成年的兒童加入少年先鋒隊，婦女或者參加慰勞團，或者參加識字組。自衛軍的工作，經常是盤查放哨，一有事故，就手執紅纓槍集合。少先隊的兒童們，每人腰里掛着木製的大刀，或是木梢做的盒子炮，在刀柄和槍柄上，都纏着一塊紅布，表示着另一種主義的標誌。

瑣弟也許是對的，他說的一種奇怪的感覺，如今又在我的心里活躍起來。這裏該還是我們的祖國吧？怎麼這裏一切情形，都和外面不同呢？

九、新課目

不久我接到瑣弟的來信，說起陝北公學的情形，字里行間，隱隱流露着一種不愉快的情緒。他說：

「陝北公學一齊有兩千多名學生，分校設在柤邑的一個小鎮，名叫看花宮，相傳是楊貴妃看花的地方，不過現在祇剩下一座荒涼的村落了。」

「這裏學生程度的差別，真是天懸地遠，有的中學已經畢了業，有的還不認識幾個字，也有陝西本地的學生，我們稱做「土包子」，他們多半是常識缺乏的，我們很瞧不起他們，有時候還不願意跟

他們在一起。

「我已經上了一個星期課，都是些新課目新教材，與外面的學校不同。比方中國問題，是這里主要的課程，何幹之來教我們，第一天他就講統一戰綫，講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他說，中國社會的性質，決定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說話的態度是那樣熱情自信，以致許多同學都相信他，我呢，我總覺得疑疑惑惑的，我承認我還不很懂。」

「社會科學和民衆運動，也算是兩項重要的課目。文哥，我相信社會科學是一種高深的學問，我現在的智識，還不够了解它，比如生產方法和人類社會的存在與發展，究竟有什麼不可分的關係，我始終摸不清楚。倒是一民衆運動」聽來很有興趣，邵式平是教授，他常常用俄國內戰做例子，反復解釋，我們喜歡聽的不是這個，而是他的組織民衆的技術。文哥，他們爲了動員民衆，真是無孔不入哩！

「此外軍事常識，和外面的內容並沒有顯著的分別；不同的是基本動作不注重，而多打「野外」。教官說，這個道理叫做「反形式主義」，這樣一解釋，我們反又鬧不清楚了。不過不清楚也不要緊，祇要順他的意思做，總沒有錯；祇怕太清楚，提出什麼問題來，那就麻煩了。」

「文哥，我還是從前的感想，這裏的情形使我害怕，這裏的空氣好像把我窒息着，這裏的先生們好像對誰懷着極大的憤怒，他們不肯同情我們的困難，動輒批評，鬥爭，說服……文哥，我已經被批評好幾次了。」

「三個月畢業以後，我打算走，你呢？」
我結果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安慰他，說明抗戰是艱難的事業，希望他忍耐下去，過後我也漸漸忘記這回事了。

十、我成爲一個模範學生

抗大的教育雖然不像我們理想的完善，也許恰巧與我們的理想反，不過我還是盡力的學習，盡力使我自己能够適應環境。

我每天和別的同學一樣，勤懇地研究馬列主義，同時忍受生活的熬練。我已經能够單食小米和青菜，而不需要補充；我踴躍地參加各種座談會，討論會，而不感覺得疲倦；每逢中共要人的政治報告和時事報告，我是必定參加的，從沒有脫過一次。因此我被譽爲抗大的模範學生，政治指導員很表示滿意，給我最好的紀錄。

漸漸我和這裏的同學都熟識了，其中和我最接近的，是一個名叫王冕的青年，他祇比我長兩歲，但是無論對於什麼事情，他都顯出老練得多，後來我知道他就是抗大共產黨部宣傳組組長。

每天晚餐以後，我們有三十分鐘的休息，這時候王冕就會來邀我到河邊去散步，和我討論學校問題和家庭問題。他真是一個好人，無論什麼細小的事情，都很熱烈的關心我。我呢，什麼都不隱瞞的告訴他，我們怎樣從北平逃了出來，怎樣到了漢口，怎樣渴望着奔向光明的延安，以及瑣弟最近的灰心等等。他默默地聽着，總是一副同情的態度，最後他常常用堅定的口吻說：

「我們這裏真苦，不過，文生，我們都是青年，我們不應該怕苦，」
他的意見是對的，我們都是青年，我們不應該怕苦，從此以後，我對這裏的一切缺陷，便很快的完全諒解了。這裏的人那樣緊張，批評，鬥爭，都是爲了克服環境呀。

十一、我怎樣入了黨

有一天傍晚，王冕和我談到事業問題。他說：

「我們每一個人，總不能庸庸碌碌的生活一世，應該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這真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過去我也常常想到，但總覺得渺無邊際，不知這樣入手才好。王冕比我有識見得多，看他有什麼方法呢？我用期待的眼光望着他。

於是他繼續說道：

「在現今複雜的社會中，個人總成不了偉大的事業，他必得有一個團體，也就是說，非有一個立

場。……」

這是真的，我時常覺得我自己很渺小，成不了什麼事業，我應該加入一個團體才對，因此，我

說：

「我不知道什麼團體好，也不知道別人要不要我。」

王冕聽了這樣幼稚的口吻，幽默地笑了。他拉我坐在一塊岩石上，手里玩弄着黃沙，慢慢地告訴我，目前中國有兩個最大的政治團體，一個已經如日中天，達到發展的最高階段，漸漸要走下坡了；

一個還祇剛剛興起，光芒萬丈，前途無量，最後他的結論說：

「我們必須加入有希望的團體，我們前途才有希望。」

我完全同意他的主張，這樣不久，我就成爲一個共產黨員。那時黨部正在發起四大運動，就是：

一、百萬擴軍運動

二、百萬擴黨運動

三、千萬囤糧運動

四、萬萬積金運動

據王冕說，四項運動成功以後，革命的高潮就快到來。那時候我們不再從事秘密工作，而要參加公開的政治鬥爭，那時候日本軍閥已經深陷在戰爭的泥沼中，或者甚至已經喪失了政權；而國民黨經過長期的消耗，也必定奄奄一息，我們養精蓄銳，待機而動，一定能够掌握政權，建立蘇維埃，打通西北到蘇聯的路綫，那麼全世界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土地，都要成爲我們的領土了。我們多興奮呀，我們不將成爲新政權的領袖人物麼？

夜里我做了一個夢，看見許多人在我面前頂禮膜拜，又看見許多人哭泣，我於是覺得自己偉大起來。

十二、璜弟的誤會

璜弟繼續有信，對於現狀，更表不滿，最激烈的言辭也漸漸用上了；他反對黨的開荒運動，他說根據他的調查結果，所謂荒地，實在是小農們辛辛苦苦開熟了的地，開荒不過是沒收土地的一種變名，在開荒政策之下，大多數農民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工具。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復他才好，和別的事情一樣，我仍舊毫不隱瞞地告知王冕，徵求他的意見。可怪呢！王冕居然承認璜弟的調查沒有錯，「開荒」就是「沒收土地」的一種手段。「不過」，王冕解釋道：「我們的黨始終沒有放棄沒收土地的政策，並且時時刻刻把握可能的機會，預備恢復過去的口號。你想，我們的黨要生存，要發展，不能沒有經濟的基礎，不能沒有無產的羣衆，不能不沒收土地呀。」至於璜弟本人，王冕認爲他是天真的孩子，還不明白政治的意義，這種人應該努力說服他，「百萬擴黨運動」，「說服」也是一種要緊的手段呢。

我於是寫一封詳詳細細的信給璜弟，將王冕對我解釋的意見全部介紹給他，寫完以後，我覺得很

快樂，因為王冕告訴我說，我已經很忠實地執行黨員的任務了。

十三、我做了新聞記者

慢慢地，我在抗大的聲譽更加增高起來，學期將要結束的時候，校里舉行一次革命論文競賽，題為「新階段」，要我們詮釋毛澤東同志的論文，我平常聽見王冕的解釋，早已澈底明瞭其中奧義，所以這次競賽，我就獲得了第一名的榮譽，這使我更加感激他了。

畢業以後，同學們都分派了工作。黨支部特地找我去談話，徵求我的意見，問我是否願意升入邊區黨務學校，將來可以充任邊區幹部。我表示願做一個新聞記者，一方面考察邊區人民的生活，同時也盡一分宣傳的責任，支部的委員結果允許了，剛巧民革社需要一個外勤，經過黨的介紹，我就擔任了這個職務。那時候敵人正準備第二次進攻晉冀察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剛舉行不久，工作亟待展開，社里要派我渡過黃河，親去考察實況，我欣然接受這個命令，決定短期以內動身北上。

在出發以前，社里給我一份油印的宣傳綱領，規定五項辦法和三項原則。五項辦法是：

- 一、借「三民主義」口號，宣傳馬克斯主義。
- 二、借「抗日」口號，擴充軍隊。
- 三、借「民主」口號，爭取地方政權。
- 四、借「進步」口號，領導青年運動。
- 五、以漢奸、汪派、托派、親日派、妥協、投降等名詞，打擊敵人和國民黨中頑固份子。三項原則是：
 - 一、對於蘇聯和黨有利的，有一分應該表現十分。

二、對於蘇聯和黨有害的，絕對否認。

三、對於國民黨，表面上要避免採取激烈對峙政策。

我對於五項辦法的意義，完全能够理解，就是三項原則中最後一項，我也覺得很合理。我所不能同意的，就是第一第二兩項原則，明明祇有一分有利的事情，誇大到了十分，別人會相信麼？明明是有害的事情，根本加以否認，恐怕也不很容易掩飾吧？我因此將這個疑問，和王冕談過，問他有何意見。他很興奮地回答道：

「這個原則是很正確的，黨的意思，就是要放寬定價，讓別人打折扣。你想，別人縱然不完全相信我們的報告，打了六折、五折，或甚至於四折，也是於黨有利的，因為折扣下來的數目，還是比我們確實的數目大得多。——所以定價不厭其高。」

這樣連帶第二個原則的意義，我也就明白了。仔細想想，黨的宣傳政策畢竟高明，我們如果將有利的事情，一分說成三分，再給別人打了折扣，不是要虧本麼？

我這樣研究宣傳綱領以後，愈加胸有成竹，知道如何做一個模範的新聞記者了。

十四、離陝前夕

離開延安的前一天，得到老趙的信，說他在魯師畢業以後，預備幹政治工作；又說很久不知道瑣弟的消息，有人說瑣弟已經失蹤，老趙想親去陝公一趟，看看實際情形，因為瑣弟將近兩個月沒有復信了。

老趙的話提醒了我。近來我在學校里工作很忙，自從入黨以後，又常常參加各種小組會議，興奮和熱烈的情緒佔有了我，使我暫時忘記了私人的一切。現在計算一下，的確將近兩個月，瑣弟沒有信

來了，最後的還是他攻擊開荒政策的那封信。難道璜弟真的出走了嗎？又回漢口去了嗎？還是別有緣故呢？

當天我很感到不安，姑母慈祥的面容，含淚的叮嚀和璜弟天真而懇直的語言，都在我的記憶中復活起來。我難以抵抗那記憶的嚙咬。我太疎忽璜弟了，我辜負了姑母的重託。立刻，我寫了復信給老趙，催他趕快到陝公去，打聽璜弟確實的消息，我信尾告訴他一兩天內立就要動身到山西去，如果有確訊，請寄臨汾黨部轉給我。

十五、捐稅網

我是從風陵渡過河的。入晉以後，我的第一個感想，就是新成立的邊區政府，對於黨的四項運動，執行得非常認真。特別是一「萬萬積金運動」，正在雷厲風行。無論從捐稅政策上，金融政策上，或貿易政策上，都可以看出新政府的苦心孤詣，無微不至。

就以捐稅政策來說罷，新政府創立了一種「合理負擔」的辦法，使得人民不分貧富，都要盡量納稅，不易逃漏。其實所謂合理負擔，也就是攤派制度，共有四種攤派辦法：一、鄉村攤派；二、各縣攤派；三、商戶攤派；四、民戶攤派。這樣一來，各色人等，無論是農民、手藝人、商戶、老百姓，……統統都給攤派到了。計劃之周密，就是陝甘甯邊區政府，也是萬萬趕不上的。

攤派以外，還有二十六種捐稅，有的是政府徵收，有的是游擊隊徵收，也有的是羣衆團體徵用，性質不同，種類各異。現在列表如下：

名 稱
田 賦

徵收機關
邊區政府

在 西 北 原 野

在西北原野

田賦附加 同 右

救國公債 同 右

救國公糧 同 右

富戶捐 同 右

商戶捐 同 右

優待抗屬捐 同 右

慰勞捐 同 右

救貧捐 同 右

鞋襪捐 游擊隊

被褥捐 同 右

土布捐 同 右

棉花稅 稅局

菸酒稅 同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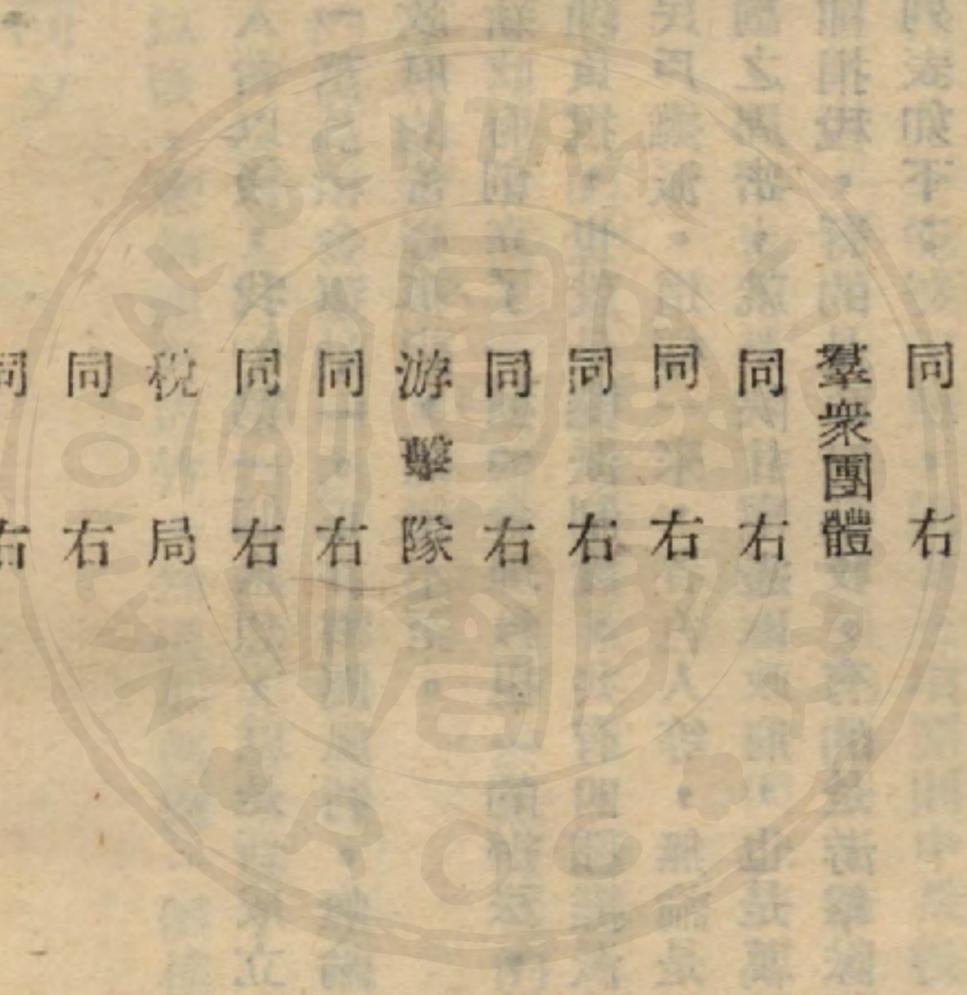
雞蛋稅 同 右

印花稅 同 右

土貨出境稅 同 右

敵貨入境稅 同 右

營業稅 同 右



經過這樣嚴密的捐稅網和點滴不漏的攤派制度，新邊區政府的積金運動，成績確有可觀。即以阜平一縣為例，在八路軍未到以前，歲收錢糧約一千餘兩，邊區政府成立後，竟驟增至七千餘兩，這不是可驚的成績麼？

我於是寫了一篇通訊稿回去，標題是邊區的新捐稅政策，極力闡明合理負擔的意義。我解釋邊區政府如何蠲免各項苛捐雜稅，而代以合理的新稅，因此稅收日增，人民亦得安居樂業，實為新政府的絕大成功云云。

十六、邊鈔

以後，我繼續考察山西的金融狀況。渡河後又一件使我詫異的事情，就是這裡不能自由行使法幣。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我在永清車站附近的麵館裏，飽食一餐以後，付出十元法幣，麵館的老闆竟拒絕收受，他說這裏的法幣，一定要換成邊鈔，才能通用無阻，說完便吩咐一個約摸十二三歲的童子，看態度大約是他的兒子，持票出外兌換。不過一盅茶的時間，他回來了手裏拿着十張藍色的邊區銀行鈔票，據說一元法幣折合一元邊鈔。

「你們喜歡邊鈔麼？」我問。

那老闆望望四面無人，皺一皺眉頭，道：

「不瞞客人說，誰喜歡呢？也是沒有法子。」
「邊鈔不是和法幣一樣通用嗎？有什麼不好呢？」

老闆抽着長桿的旱煙，笑道：

「客人有所不知，法幣無論在海角天涯，都是通行的；邊鈔就不同了，出了風陵渡，十元邊鈔，也買不到一個雞蛋。」

我沉默的想了一會，又問道：

「你們既不喜歡邊鈔，就不要使用好了；爲什麼要使用呢？」

「這也是沒有法子，所以現在——這裏的老百姓都是搶着藏法幣，邊鈔一到手，就趕快向——外

「老闆還沒有說，那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就很激奮的嚷道：

「爹，您總是這樣說，除了王二表叔那些自私自利的米商們，誰還那樣呢！」一面又對我解釋

道：「我聽見小先生說，邊鈔是爲了對付敵人的，因爲敵人要套法幣，換外匯，所以我們就不許用法

幣。」

後來我在這裏時間稍久，看見邊區政府頒發的第二十一號指示信，才知道禁用法幣政策，也是「

萬萬積金運動」的一種重要手段，對敵作貨幣競爭的意義，實在是沒有的。第二十一號指示信名爲「

關於粉碎敵偽貨幣陰謀的指示」，共有辦法六條：

一、加緊執行我們的貨幣政策，絕對禁止法幣外流，我們要保證不讓敵人吸收一張法幣去。如有攜帶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鈔票出境者，一被查獲，除全部沒收外，並以漢奸論罪。無論軍民查獲，一律提獎十分之一。

二、邊區內部貿易，一律以邊鈔爲本位，持有法幣者，於交易時須兌換邊鈔，違者法辦。

三、本區商人向區外購買必需品者，應先到縣區政府登記，由邊區銀行兌換給雜鈔，出外購買，絕

對不准攜帶法幣出境。其有貪圖私利，不顧民族利益，故意違犯者，按照第一條規定處理之。

四、對於輸出土貨的商販，應加強統制，我們要他們儘可能的把法幣吸收回來，或換回本區內所需要的貨物來，絕對不准收用偽鈔。

五、我們仍然加緊進行兌換法幣運動。凡民衆存有法幣者，均應勸其速向各地政府或銀行兌換邊鈔，以免法幣外溢。

六、對敵區同胞，要加緊進行宣傳，鼓勵他們保存法幣，不去兌換敵偽鈔票。同
根據以上各點，歸納起來，邊區對法幣的態度如下：

其一、是禁止法幣外溢；其二、是禁止法幣在邊區行使。我是不懂經濟學的，禁止法幣外溢，不是對敵貨幣戰最有利的手段，我還不能夠判斷。但是禁止法幣外溢的區域，連未淪陷的地方也包括在內，這個意思我是懂的，這就是邊區政府吸收法幣的一種政策。試看邊區以內，只准行使邊鈔，人民一定要兌換法幣，才能互相交易，這種種措施，不是吸收法幣的手段麼？原來法幣是可以折換外匯的，邊區政府爲了套取外匯，達到萬萬積金的目標，就不能不採取禁止法幣行使的策略了。

我又寫了一篇通訊回去，標題是邊區對敵貨幣鬥爭的政策，我描寫人民如何熱烈地擁護這種政策，並指出邊鈔在民間的信用日漸增高。每一個工人、農民、智識份子都樂於接受邊鈔，祇有漢奸托匪和頑固份子才堅持保存法幣。爲了貨幣鬥爭的勝利，我們應該讓法幣集中在政府手里！我用這個口號作爲第二篇通訊的結束。

十七、仙女牌的香煙

自從投身記者的生活以後，在我個人的習慣上，確實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改變

，就是我漸漸養成了吸煙的習慣，一則因置身交際場中，不論訪問什麼人，總免不了煙茶相敬；二則呢，每天奔走四方，回來以後，精神上很感疲乏，又沒有其他的娛樂可以調劑，這時候就很需要一枝煙了。

我還記得一段香煙的故事。那時我正搭車北上，路過代縣，因為讓軍車通過，在路旁停了將近五小時。我下車來，照例買了一包仙女牌香煙和僧帽牌火柴，燃着以後，和煙店老闆攀談道：「你們這里沒有美麗，也沒有白金龍？」

老闆睜大了眼睛望我，好像不大明白我的意思。等我說明美麗也是一種香煙的牌號以後，他才恍然大悟答道：

「我們這里祇有仙女牌，先生。」

「仙女也很好，絲細，味也純。」我表示贊揚的意見。

「是東洋貨呢，僧帽牌也是。」

「不會罷？」我露出一副懷疑的神氣，我不相信邊區政府境內，會有敵貨出售。「政府不是嚴禁敵貨嗎？」我懷疑的問。

「千真萬確，仙女是千真萬確的日本貨，——是天津日本煙廠製的。」老闆的答案非常肯定，同時又指着對面的廣貨舖說道：

「那里面的草青色斜紋布，玻璃杯子和絲襪，也都是東洋貨。」

「這樣多東洋貨嗎？」我問：

「唔。」

「政府不查禁嗎？」

「是政府賣的，是我們從貿易局買來的；——貿易局就是政府——您說是不是？」

「不從貿易局買呢？」

「您說是私賣？」

「唔，我說你自己從商舖批發。」

「那叫做私賣——那是要受罰的。」

雖說香煙舖的老闆是一個誠懇的人，那雙遲鈍拘謹的眼睛證明他的正直，但我總不十分相信他的報告，我以為他一定在什麼地方聽錯了，邊區政府絕不會容許敵貨入境內，怎麼會公開販賣，並且採取政府專賣的形式呢？

然而老闆並沒有錯，因為探問了幾家商舖，都是一樣的答案。後來我索性進城去，訪問代縣貿易分局的經理，承他告訴我，這是邊區政府的一種貿易政策，也可以說，是萬萬積金運動的貿易方法，因為敵貨價廉物美，政府實行專賣制度，可以吸取民間的存金。「爲了目的，我們不擇手段。」經理送我出來的時候，這樣結束了一句。

對，爲了目的，我們爲什麼要選擇手段呢？仔細想來，倒底不能不承認我的落伍，我的思想還是有濃厚的封建色彩，我實在不配談革命。「革命是不擇手段的，」記得王冕曾經解釋過，並舉了很多的例證，我怎麼完全忘記了呢？

於是第三封通訊，就以邊區貿易爲題材。我說邊區實行一種最新的貿易統制政策，配合最新的貿易理論，尤其在戰爭的時候，最能表現戰鬥的精神。比方邊區政府專賣各種戰利品，包括俘獲的敵方日用品在內，因此增加大量的收入，裨益戰時財政，殊非淺鮮，特別值得我們摹倣和注意。我們需要嶄新的貿易理論和技術，邊區政府的統制政策就是最好的榜標。

十八、百萬擴黨運動

從代縣上車以後，我認識了仇家海同志，他是代縣縣黨部書記。攀談之下，才知道他是去晉北前綫慰勞軍隊的。他問我入晉的感想，我坦白地告訴他，我覺得「萬萬積金運動」，在這裏進行很熱烈，囤糧計劃也正在雷厲風行，是一種好現象，黨的經濟基礎，也許在短期以內，可以達到一定的水準，實在是令人興奮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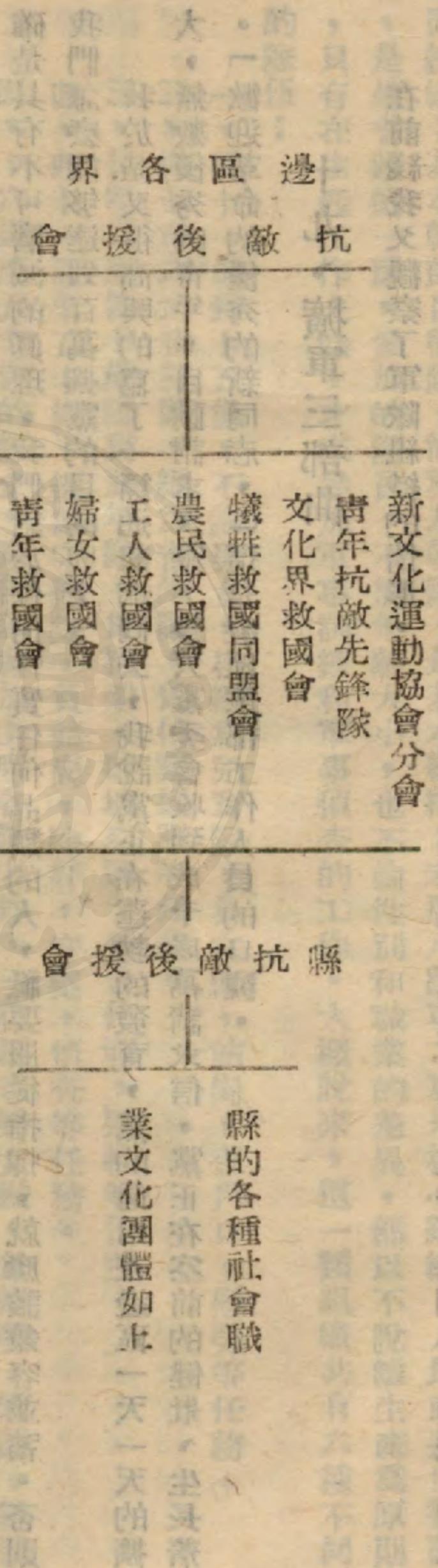
「你還不知道呢，」仇家海聽完我的意見以後，用補充的態度說道：「百萬擴黨運動，我們也並沒有忽略，相反地，也許是進行最有成效的一種運動。」

「是嗎？」我高興得跳起來：「我正在搜集這方面的材料。我很希望知道詳細情形，可以告訴我嗎？」

從他的談話裏，我知道了擴黨運動，的確很有可觀。在這裏，黨的最高指導機關，是晉察冀邊區黨委會，對外我們稱爲邊區教育委員會；其下爲省委會，對外稱爲教育股或政治研究會；再下爲縣委，區委，小組，都是祕密的；縣委寄設於各縣抗敵報社內，報社的編輯部大半是縣委會人員組織的。

黨的外圍有許多公開的民衆團體，由精幹的黨員從中指揮，發生核心作用。這些名稱團體不同，範圍也有極大的差異，大概說來，邊區統一的救亡團體共有四個，就是農民救國會，工人救國會，青年救國會，婦女救國會。不統一的團體各縣不同，有的地方有產業工人救國會，職工救國會，木工救國會，鑛工救國會等；有的地方有商人救國會，文化界救國會，教育界救國聯合會；河北區有華北人民抗日自衛會，晉東北區有犧牲救國同盟會；和尚喇嘛的救亡組織，有青黃兩廟的救國聯合會；少數民族方面，有蒙藏同鄉會，回民救國會等。此外另有兩個新興的團體，非常活躍，就是新文化運動協

會邊區分會和青年抗敵先鋒隊。這些外圍組織，都由一個統一的機關來領導，就是邊區各界抗敵後援會。關於邊區羣衆組織系統，可列如下表：



黨利用這些外圍組織，積極吸收民衆入黨，據仇家海的報告，各縣入黨人數不等，以山西而論，大縣約近三千人，小縣亦在六七百人以上。河北黨員人數雖未調查確實，但以每縣平均吸收千二百人計，總數即達十四萬之多。至於動員人數，尤其可驚，在邊區政府直轄各縣之內，已動員農民六十萬人，工人二十萬，婦女二十餘萬，青年二十餘萬，合計已組織之羣衆在一百二十萬以上。我們根據這個數字，估計全邊區羣衆團體會員數量，當有三百萬，而全華北會員數量，一定在千萬左右，這是何等龐大的數額！

「這真是一種奇蹟！」我對仇同志說：「一年就有這樣的成績，真是飛躍的發展。」「不過，我的老牌氣又來了，我總是不能脫離迂執的小資產階級性情，「這些份子沒有無賴游民在內嗎？」

「唔，誰能說呢？地痞，流氓，土棍，青紅幫，大概總是有的，而且成份一定不少。」

「黨不會因此墮落下去，我的意思說，黨不會被他們腐蝕退化嗎？」

「誰能說呢！」仇家海還是那句口頭禪，「我們現在需要他們，就要努力爭取他們，在革命過程中，特別是在破壞的工程中，他們有貢獻的。」

「可是將來——將來——？」

我沒有說完，仇家海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他很有決斷的表示：

「將來可以將他們踢出去！」

仇家海同志是勝利了，他是對的，他提醒了我，「爲了目的，不擇手段」，究竟是黨的格言。我們祇要樹立政權，一切可以利用的人，物，或思想，都是該盡量的利用，這重量不重質的擴黨運動，確是具有不可磨滅的真理。我們對於任何性質任何品類的人，祇要服從指揮，就應該兼容並蓄。否則我們怎麼能夠達到百萬擴黨的目的呢？

我於是又很高興的寫了一篇通訊稿回去，我說黨正在蓬勃的發育，黨的信用在邊區一天一天的擴大，無數優秀的青年，自動請求入黨，每天黨委會收到成千成萬請求信。黨正在空前的健壯、生長着。歡迎革命的優秀的新同志，這是邊區黨部工作人員的口號。

十九、擴軍三部曲

在前綫我又觀察了軍隊組織的情形。

「百萬擴軍」和「百萬擴黨」原是孿生的兄弟。沒有武力就沒有黨，這一點我們早有認識，所以現在應該談談「擴軍」。

在邊區，軍隊分成三種組織，就是外圍組織，基本組織，核心組織三環。人民武裝自衛隊，是外圍組織；基本幹部自衛隊，簡稱基幹隊，是基本組織；老牌八路軍才算是核心組織。人民武裝自衛隊，是最普遍的一環，參加的隊員，不論年齡大小，也不論性別和職業的差異，都以不脫離生產為原則，只有在生產工作之餘，才來參加軍事訓練和軍事偵查的工作。大概說來，這一類組織共有六種不同的隊伍：

一、從十一歲到十五歲，不論男女，皆編為兒童隊，負宣傳，站崗，查戶口，慰勞等任務。

二、從十六歲到廿三歲，編為青年隊，負偵察通訊等任務。

三、廿四歲至四十歲編為壯年隊，負擔架，破壞交通，配合作戰，運輸等任務。

四、四十一歲至五十歲，編為守護隊，負站崗，除奸，守望，偵查等任務。

五、十六歲至五十歲的婦女，除自願參加上列各隊者外，一律編為婦女隊，負慰勞，看護，縫洗等任務。

六、選擇精幹的隊員，少則三人，多則十人，成立游擊小組，對內督促各隊工作，清除異己份子，對外配合正規軍作戰。

由此看來，人民武裝自衛隊的任務，頗類似各地的團丁和巡警，不過一般團丁和巡警却是公給的，而邊區却利用人民自己的組織來達到這個任務，所以動員的人數極多，凡是轄境以內的男女老幼都不能免，不但可起軍事作用，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影響。

至於基本幹部自衛隊的隊員，則是從人民武裝自衛隊中選拔出來的。他們都須受黨的政治訓練，它的組織大略與人民武裝自衛隊相似，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基幹隊須脫離生產，受集中的訓練。他們主要的任務，是捉拿托派，剿緝盜匪，保護政權，配合游擊，受縣政府的直接指導。每縣得按照地方

需要，酌設基幹隊三分隊至五分隊，每分隊四十二人，每縣基幹隊人數，約在一百五十名左右。隊員隨時可補充到正規軍去，在這一方面又好像是後備軍。

基幹隊以外，就要談到核心組織的八路軍了。在邊區，八路軍共有六個軍區。八路軍的特點，就是政治重於軍事，政治委員的權力大於軍事負責者的權力，政治幹部必須是黨員，軍事幹部却無此限制。一般說來，官兵的生活都是很艱苦的，但沒有顯著的不平等待遇。最高官長月支五元，最低一元，差別很微。不過也很難說，因為，我就知道很清楚，八路軍的長官，享用很豐，有的吸大砲台香煙，有的師長如郭天敏這班人，還會送鑽戒給他的情人，據說是魯藝的女學生。可見得平等一層，事實上並不能做到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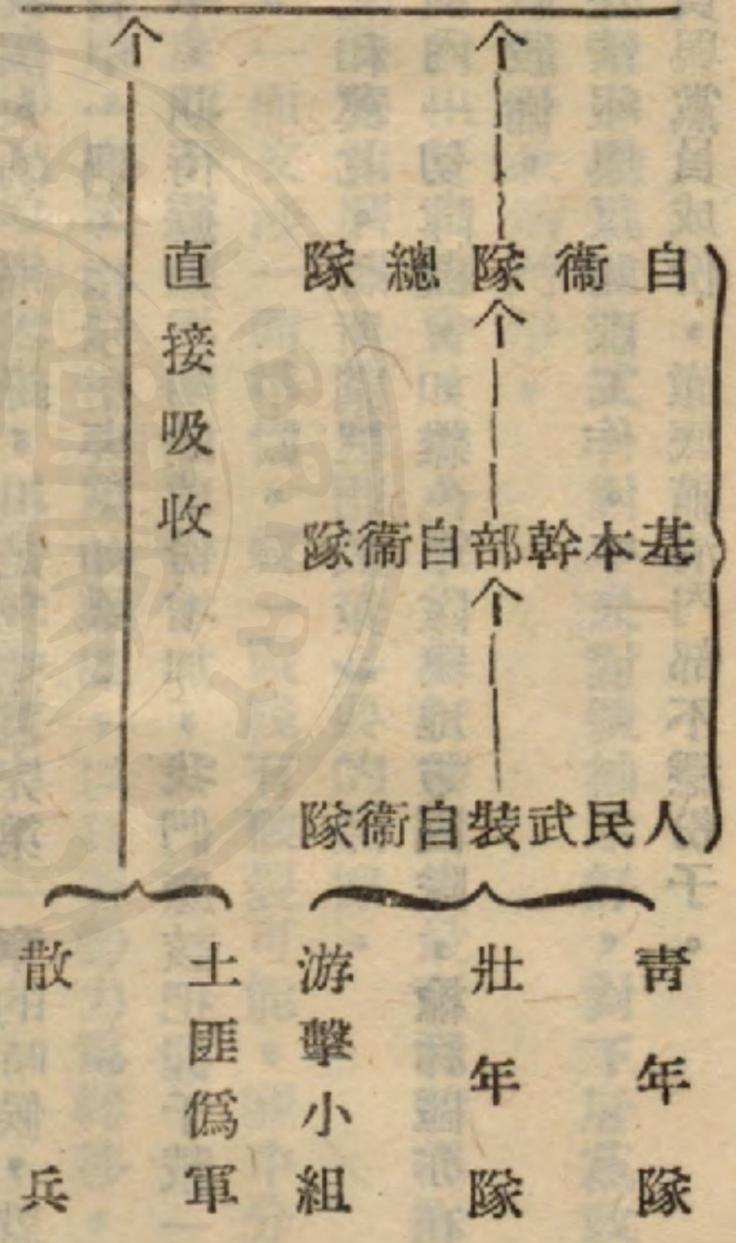
八路軍擴充的方式，是先由地方政府，組織不脫離生產的人民武裝自衛隊，加以軍事訓練，並派黨員參加，起政治的發酵作用；然後誘致其中積極份子，組織地方基本幹部隊，更加深一層的政治訓練，然後鼓勵他們加入正規軍。這是我們通常擴軍的三部曲，是最合規定的步趨。除此而外，就是收編土匪，偽軍，散兵和煽動國家軍隊的叛變，其數額很不少，且無一定規則。有時臨以威，有時動以利，有時加以脅迫，要看情形決定。爲了易於明瞭起見，現在將八路軍擴充的方式，列表說明如次：

附圖：

只言其大略，不詳其細，大略如下：
一、收編土匪，偽軍，散兵和煽動國家軍隊的叛變，其數額很不少，且無一定規則。有時臨以威，有時動以利，有時加以脅迫，要看情形決定。爲了易於明瞭起見，現在將八路軍擴充的方式，列表說明如次：
二、組織地方基本幹部隊，更加深一層的政治訓練，然後鼓勵他們加入正規軍。
三、先由地方政府，組織不脫離生產的人民武裝自衛隊，加以軍事訓練，並派黨員參加，起政治的發酵作用。

三部曲

八路軍擴軍圖解



經過這樣兩種擴軍的方式，紅軍數量確有迅速的增加，一年以前，渡河入晉的紅軍，不過兩萬人，現在已增至二十五萬人，超過十二倍，這些增加的份子，在我的通訊中，自然都是些英勇的壯丁，並且說是爲了信仰馬列主義，才來獻身民族革命事業的。「紅軍的健壯生長，是抗日勝利的最大保證。」我在通訊稿的前面加了這樣的標題。

二十、三民主義新政治

一軍從前綫回來以後，我寫了一篇總報告，名爲三民主義新政治。根據宣傳綱領第一條，「借三民主義口號宣傳馬列主義的辦法，我解釋邊區政府爲何採取民生主義的手段，實行合理化的負擔，完成千萬國糧運動；我證明邊區的捐稅政策，貿易政策和金融政策，完全符合國防的經濟理論，與中山先

生的經濟民族主義，恰是殊途同歸，所謂萬萬積金運動，也就是集中民族資本的一種運動。我又詳細說明「擴軍」和「擴黨」的方式，完全建築在羣衆基礎之上。「黨」因此成爲百分之百的人民政黨，「軍」成爲百分之百的人民軍隊，這自然是民權主義的澈底實現。「邊區」正走向革命的三民主義途徑，邊區是抗日民主的根據地。」我努力使每一個讀者，都能從我的報告中，得到這樣的結論，相信我們確在奉行三民主義，這樣我們就可以造成全國良好的觀感，假使民衆有怨憤的話，無形中也轉移了方向。

二十一、第八十三號指示信

北方是多沙的，入秋以後，風沙更多了。我原想休息一兩月，將此行感想，詳細細寫一部遊記，寄回社里發表，也算是我個人的一種記錄。但是我剛寫完第一章的時候，就收到黨部第八十三號指示信，使得我不能再安居晉中一隅。指示信要點如次：

一、鑒於目前抗日戰爭，期待蘇聯援助的成份增加，我們應該把握千載一時的良機，努力實現下列計劃：

- 甲、打通陝北晉北和冀北。（所謂三北政策）
- 乙、澈底肅清兩區內一切障礙，如雜色軍隊與地方團隊，榆林區亦在內。
- 丙、加強邊區軍政設備。
- 丁、加強邊區對外情報與反間諜工作。
- 戊、審查各級職員與黨員成份，澈底肅清內部不穩份子。
- 己、要在國民黨後方佈置軍隊。

庚、招收新幹部，向國民黨建立內綫。

二、今後工作方針

甲、政治方面，採取主動進攻方式，對中央對領袖示好，對下層黨政軍打擊和進攻，以拉頭打腳的手段去進行政治鬥爭。

乙、軍事方面，要找出優良機會，用多數力量打擊對方最頑固的部隊，並須消滅其小團體，抓住時機，不要害怕磨擦，並應該造成必要的磨擦。

丙、我方的策略是一面交涉一面準備，統一戰綫有破裂可能，關中分區應迅速完成訓練新兵計劃，我方態度死不讓步，準備戰爭。

丁、本黨領導之軍隊，在戰區對中央軍的態度，以日軍勢力為轉移，日軍較我雄厚，即向中央軍讓步，反之即壓迫中央軍，以增我軍實力。

第二天深夜，我又接到社里電報，文字很簡單：「注意新事件發生，隨時詳報。」我將指示信和電令合併參看，知道目前形勢相當嚴重，大約我黨的四項運動，已經達到一定的標準，可以發動進一步的攻勢了。可是我應該向那一方面注意呢？晉冀察邊區相當遼闊，可以發生事變的地方太多了。我仔細考慮很久，終不知往何處為宜。這個疑團，在我收到社里第二封電報時，方才獲得答案。第二次電文道：「速去冀西察看」，目標既然決定，我便整理行裝，準備東去。

二十二、張蔭梧逃走了

果然，我還沒有越過娘子關，就聽見紛紛謠傳，張蔭梧部隊瓦解的消息。張蔭梧是河北民軍總司令，又是省政府民政廳長，主持三民主義青年團河北支團，非常出力，一向被我們看做死硬派和頑固

派。前些日子，我看見河北黨委會的情報，曾經提到過他，說他一日在河北，黨的勢力一日不容易伸長，此人是勢在必除的，那麼這次謠傳，也許不是完全無因吧？

我入了河北境，在井陘住宿一宵，就證實了謠傳的確實。先是民軍總隊特務營，駐紮北馬莊，負責指揮各路軍民，和敵偽軍到處作戰，不啻是河北軍隊的樞腦。我們知道要驅逐國民政府的勢力，不許存在河北，一定要打擊特務營。賀龍同志先就兩方形勢，作了一個詳細報告，和攻擊計劃，得延安中央批准。以後賀龍就陸續暗中增兵，有的是化妝而來，有的是打野外混帶入城，漸漸增至兩團左右，預計較特務營兵力超過兩倍，就在前月星夜里動手，包圍該營，兩夜之間，得到完全的勝利，特務營全體繳械，民軍總部人員大半就俘，祇有張蔭梧隻身脫逃。

「逃走了嗎？」我聽那個縣黨委講的出神，插嘴問。

「逃了！」那井陘的黨委回答，聲調好像很惋惜似的，「不過我們佈置得很週密，」他的情緒又激奮起來，「立刻我們有劉伯承的一二九師，呂正操的青年縱隊，合計五萬人，包圍冀西全部民軍，他們首腦部既經潰散，無人指揮，完全不能作戰，被我們殲滅將近六萬，內中聽說還有一千青年團的團員。」

「張蔭梧呢？」

「逃出河北了。」

「真有趣呢，我就沒有見着。」我表示遺憾的作了一個結論。

當晚，我高興得沒有入睡，我想想黨的勢力飛躍的擴展，革命快要成功了。「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强大自己」，這策略真是不錯。成功以後，我該做什麼人呢？

我苦苦沒有想出適當的人物來。

二十三、摩擦專家的失敗

兩天以內，我繞過石家莊，到了贊皇，正趕上馬裕事件。中黨的。因此官人進得門一衣箱內。原來民軍十一旅，在馬裕駐防，十八集團軍爲了擴大戰果保證勝利起見，乃於擊潰民軍總部以後，緊隨着實行掃蕩政策，十一旅就成爲我們掃蕩的對象。我在井陘得到這個消息，趕着去見賀龍師長，要求隨軍採取的便利，賀龍同志很爽快的允許了。我們這一師是從深縣開到平漢路西，向東壓迫的，據參謀部的情報，同時還有劉伯承部由青城皋落一帶而來；青年縱隊則由邢台漿水向北急進，完成三面合擊的形勢。我們到馬裕最早，十一旅於兩天以前，退至長沙去了。我們還是緊跟不捨，追至長沙；劉伯承也正趕到，腹背合擊，就將十一旅全部解決，俘獲彈藥十餘萬發和重慶運到的法幣廿萬元。我於槍聲停止以後，立刻跑到鎮上去察看，祇見土壤裏東倒西歪的灰色屍體，正有三四十個八路軍的士兵在他們身上摸索。一個人好像撈到什麼揣在袋裏，另一個嚷道：「不論不交日軍的來問，（三）

「同志，平均分配呀！」

走到街上，祇看見敗壁頽垣，滿地鐵絲網和破碎的瓦礫，真是淒涼的景象。還有些受重傷的，垂死的民兵，倒在什麼雜貨舖前面，不住的呻吟。我粗略地估計一下，大約死者將近八百，重傷的一二百人，不久都通通拉到土壤裏去掩埋了。

夜晚師部舉行聯合慶祝會，打了一次大牙祭。席上，青年縱隊隊長呂正操和賀劉發生爭執，原因是爲了戰利品分配問題。呂要求三股均分，賀劉不肯，他們的理由也很充分，呂部並沒有參加戰鬥，不能坐享權益。談到結果，呂祇得法幣四萬元，作爲行軍損失的抵補，至於彈藥，則完全歸賀劉支配，一直鬧到次晨黎明，方始盡興而去。

我於是寫了一篇通訊回去，標題有兩條，上款是「國民黨摩擦專家挑釁失敗」。下題是「贊皇民衆熱烈歡迎八路軍」。至于內容，大家可以從標題中想到，我也不必詳細敘述了。

二十四、魯村事件

後來我又繼續參加很多次的戰鬥，經過情形，大略與馬裕事件相仿，總歸是八路軍勝利。這個意思，也並不是說我們的軍隊，一定比國軍好。平心說一句話，在組織上和器械上，中央軍恐怕要優於我們，就是訓練上，也決不遜于我們。我仔細追究致勝的因素，大約不外三點：（一）我們能够把握時機，在短期內集結優勢的兵力；（二）我們以「抗日」爲次要，以「打擊國軍發展實力」爲主要，有時甯可以不顧抗日，專力的進攻。中央軍則不能，他們以抗日爲主，不能不受日軍的牽制；（三）我們長於策略，使得中央軍的將領不防備我們，在兵書上，「攻其無備」也是制勝的戰略哩。

這樣我們解決了朱懷冰的九十七軍，殲滅了石友三孫良誠的部隊，槍殺楊懷珍，逼走鹿鍾麟，席捲了整個河北未淪陷的地方，並且漸漸擴充到山東來了。最有趣的，就是活捉沈鴻烈事件，那一次我是在徐向前軍中，此外還有十八集團軍第一第三支隊，集結在博山蒙陰沂水一帶，向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進攻，逼近省府的時候，沈鴻烈以爲大敵當前，可免內部糾紛，還派一個什麼專員來開談判，說是日軍迫近，應彼此協調。那知道我們大喊「活捉沈鴻烈」，把他唬走了。沈鴻烈也真的怕捉，狼狽出奔，我們就佔領了魯村。後來不久日軍果真從新博來犯，我們爲避免犧牲計，方從魯村撤退。「對國軍要比對敵人更緊張的進攻」，這個原則，我們是嚴格遵守着的。因此有人批評我們「外游內擊」，雖是惡意的諷刺，却也有幾分真理。

關於魯村事件，我很巧妙寫了一篇報告回去。我說是頑固派沈鴻烈部的防地，當敵人進攻的時候

，十八集團軍，就通知省府，提議共同保衛的辦法，不料沈鴻烈拒絕援助，不久魯村失陷，沈部不抵抗逃走，等到十八集團軍趕到，已經無濟於事。所以我們爲了抗戰的前途。無論如何，必須堅持團結，堅持合作，堅決反對頑固份子云云。

二十五、河北水災

正在八路軍節節勝利的時候，河北發生了空前的水災。滹沱河，永定河和衛河好像是瘋狂了的婦人，都從舊日的堤防里衝決出來了，河北平原頓時成了澤國，大水淹沒了高粱，爬上屋簷，漸漸快要越過兩層樓的屋脊了。

人和畜都在水上飄流，大約距離一兩里路的光景，總有些木板木盆或什麼草笠之類，搖搖蕩蕩地飄過來，又搖搖蕩蕩的飄過去。天氣是一天一天的冷起來，風刮着像吹號似的，民衆要在飢饉中捱過冰雪的嚴冬，這是多麼淒涼的景像呀！

雖然我們盡量說明，這次水災是日本鬼子的毒計，鬼子在上游決了堤，要掩沒中國的土地和中國的人民，我們應該找鬼子復仇，但是災民們顯然無心理會，「抗日」的口號再不能號召他們了，倒是中央派人前來放賑的消息，很能得到他們的同情，我每次從災區走過，總有二三十人圍着我問：

「你是從重慶來的嗎？」

「唔。」我含含糊糊地答。

「帶了多少賑款來呢？」

「唔……」我祇好逃走了。

這種情形使得我發生一種感想，我知道水災對於我們是不利的，人民再不能夠用空話滿足，除非

我們立刻救濟他們，但是我們的萬萬積金運動沒有成功，怎有餘款救人呢？果然不久延安有訓令來，「爲政治關係，我們不能讓國民政府放賑員到災區來，必要時甯可武力阻止」。這個訓令是對的，我們不能救濟災民，至少也不讓別人做，甯可讓人民飢餓和死亡，否則，河北的人民要對我們喪失信仰了。

不久我聽到河北省府賑務員馮介被害，和中央特派賑務員余心清遇劫的消息，恰巧與我們的政策相合，後來證實果然是十八集團軍游擊小組幹的。「毒蛇在手，壯士斷腕」，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決斷，真不愧是革命的精神。

關於放賑人員遇害事件，我一共寫了兩篇通訊，第一篇標題是中央放賑人員失蹤，第二篇是十八集團軍搜捕兇犯。至於賑款數目以及河北人民嗷嗷待賑情形，我是一字未提。

二十六、璜弟真的遇難了

不知不覺一年快過去了。在這一年以內，敵人佔領了武漢，深入中國腹部，抗戰進了更嚴重的關頭，不過劣方面我看見過邊區的財政却日臻鞏固，黨務日益發展，軍隊也是一天一天的擴充。尤其在政治鬥爭方面，我們採取了嶄新的戰略，結果總是戰勝了國民黨，三北政策已經部分地實現了。這些事情，都在說明黨的成功，革命高潮也許不久就要來到！

我懷着這種心情，從河北回到山西，準備渡河折返延安去。在臨汾我停留一宿，收到老趙寄至黨委會留轉的兩封信，使得我要急迫地回去。老趙第一封信是去年十一月五號寄的，信上說：

「璜弟消息不明，恐已遇難，盼速來柵邑。」
第二信是今年一月八號寫的，信上說：

「璜弟已死，盼來柁邑三山鎮王華明家尋我，共商後事」。

璜弟真死了嗎？一年來我流浪在北方原野，已經忘記我們共患難的小弟弟了。現在他的死訊又重新把一切的記憶召回來。璜弟是那樣的活潑，正直，勇敢的孩子，璜弟的母親——我的姑母臨別時含淚的叮嚀，璜弟的信……這一切我都不能再想，但又不能不想，我祇覺得有摧天陷地的哀痛！誰害了璜弟？我要爲他報仇！

然而自一月以後，老趙怎麼又沒有信來呢？現在算算將近半年了。我真對不起老趙，他一定等得焦心了，他會不會走了呢？

我更加急迫地要回去。

二十七、老者之言

我向社裏請准了病假，披星戴月的趕回去，因爲是黨裏最忠實的新聞記者，沿途得到不少便利，所以在一個禮拜趕到柁邑，尋到三山鎮，問明一家四開間的瓦屋，是王華明的家。輕輕叩了門，有一個土布短裝的老者走出來。

「是王華明的家嗎？」

「唔，他出外去了，半年前就出去了。」

「請問有沒有一個姓趙的——是王華明的朋友？」

「姓趙的？沒有——他從來不認識姓趙的朋友。」

「奇怪了。」我喃喃地說：「我弄錯了，對不起，老先生。」我正拔步走的時候，老者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情，問道：

「你是不是姓文！你是文生？」

「是的，」我也用驚奇的眼光回答他：「我是從山西來的；」「文生居然來了」老者說着不住的打量我，一壁讓我進去。「客人遠來要累了。」吩咐他的女人燒麵湯。

原來這位老者就是王華明的父親。

「趙先生和小兒是頂要好的朋友，半年以前，他們是整天在一起的。不過，客人，你來的太——太晚了。」

「怎麼？」我焦急地問。

「趙先生被人害了，」

「不會吧，你是說他有一個朋友被害了？」

「是他，不錯；他和他的朋友都被人害了，他的朋友比他早。」老者肯定地答覆。

我祇覺得眼前一陣眩暈，半響說不出話，——完了，老趙也完了。我什麼都看不見，祇覺得眼前一片黑暗。

二十八、老趙和璜弟都是托派

等我稍恢復正常的時候，老者才慢慢地告訴我，璜弟是邊區政府捉去的，據說有一個姓王的告了他，說他是托派，送他到集中營去，他的態度仍舊很倔強，不承認自己是托派，後來就被槍斃了。

「趙先生真是一個好人，」老者繼續說：「他前後來了拘邑三次，以前沒有發生什麼，祇當是他的朋友失蹤了，後來才證實遇害的消息。」

「證實以後，他有什麼舉動呢？」

「別人都勸他算了，政府槍斃的，就是冤枉，也沒辦法。他可不聽，一定要到學校裏去，召集一般學生，宣布他的朋友冤死的情形，要求政府懲辦陷害人，」

「後來呢？」

「後來沒有回家，他就失蹤了。」

老者說着不斷的嘆息，表示無限同情。

「那麼他也許還活着。」我又發生新的希望。

「不會罷，」老者說：「因為後來邊區政府公佈，他和他的朋友都是托派，是漢奸，是被派來破壞抗戰的。這種人應該毫不容情的消滅他。」

「那麼他們就在托派的罪名之下被屠殺了？」

老者很沉痛的聲音。

二十九、我的懺悔

我走出王家的時候，脚步異常的沉重，我不知道應該走到那裏去，也不能分辨方向，祇是沉沉的想想：「這樣的純潔的青年，輕輕加上托派罪名，就給犧牲性命了，這總不是好政策吧？」

驀地里，我想起新聞政策來。

一年多來，我不是在執行這種政策嗎？我努力顛倒黑白，輕輕給人戴帽子；邊區政府在搜括農民，我說是合理負擔，是實行三民主義；邊區政府在私售仇貨，我說是經濟抗戰；邊區政府在迫逐沈鴻烈，我說沈鴻烈拒絕八路軍的援助；邊區政府謀殺中央放賑員，我說是土匪幹的；一年多來，我努力的，不就是這種工作嗎？

101605808

在西北原野

如今同樣地。我的朋友，我的表弟也在這種政策之下犧牲了。

我怎麼對得住他們？我昧了良心，不擇手段的行爲，不應該對他們負道德上的責任嗎？不，就是對淪陷區域的同胞，對抗戰將士，對那些在水深火熱中的災民，我能够毫無愧怍嗎？我賣了國家，賣了同胞，賣了我的表弟和朋友，祇爲了個人的野心和慾望。我真是千古百世的罪人，縱是傾盡黃河之水，也不能洗滌我的罪惡了。

三十、請你們裁判罷

不久我就逃回邊區，再也不願接受這樣的光明。

我是一個人悄悄走的，三個人抱愛國的熱情而來，如今祇一人懷着永生的遺恨而去。北方的風沙也更加尖利了，彷彿在嚴厲的懲罰我似的？

我沒有方法代瑣弟報仇，也不能爲老趙雪恨，更愧對西北含冤忍憤的軍民的英靈，因爲我自己就是謀殺他們的兇手。

我現在回到真實的世界來了，但內心的責備一天一天的加重，我沒有方法卸脫我的罪過，惟有把參加謀殺政策的經過，毫不掩飾的吐供出來，靜候應得的處罰，公平的讀者們，請你們裁判罷！

中華民國玖拾叁年拾壹月拾伍日
教育部補助
民國93年度

勝利出版社民國三十年編印

叢書簡目

真理叢書

偉大的民族戰爭

史痕 著 一元五角

零等於零

楊時 著 一元五角

論馬克斯主義

胡鈍俞 著 一元二角

馬列主義與中國

陳振 著 五角

共產主義在中國

新認識月刊社 四角

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際

李昂 著

告少年

李昂 著

到大同世界的真路

張益弘 著 三元五角

時代叢書

與中國共產黨論三民主義

印維廉 著 三元

與中國共產黨論國民精神總動員

印維廉 著

論中國共產黨

葉青 著

論民主共和國

朱木鐸 著 五角

舊陰謀與新花樣

張陶 著 八角

轉灣抹角政策與中國革命

王菊生 著 一元

俄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策略

丘引 著

中國共產黨外交理論的分析

劉光炎 著 七角

一個政府一個黨

吳曼君 著 五角

毛澤東主義批判

吳曼君 著 五角

駁毛澤東所謂新民主主義論

譚輔之 著

毛澤東批判

葉青 著 一元

與毛澤東論中國革命

張滌非 著

紅色舞台

李昂 著 三元

抗戰以前的中國共產黨

王一士 編

當代史料



002875808

(接上頁)

抗戰四年來的中國共產黨

陳重原著
王明改著

中國共產黨與游擊戰

李九思著

一元

蘇日協定後的中國共產黨

劉一鶚著

五角

德蘇戰爭後的中國共產黨

陳匡民著

四角

太平洋戰後的中國共產黨

郎崇第著

中國共產黨與抗戰軍事

李九思著

一元二角

中國共產黨與抗戰政治

朱立三著

蘇北歸鴻

在西北原野

馮清文著

二元五角

中國共產黨與抗戰經濟

錢一涵著

陝北剪影

黯澹的一頁

梅洛萍著

一元

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

王大中著

劫灰集

長征集

帥紅著

七角

中國共產黨的教育與文化

王大中著

趙侗之死

回到人間

林歹著

七角

魯迅正傳

鄭學稼著

回到人間

悟生著

王平陵著

七角

中國共產黨與敵偽

李九思著

七角

中共抗戰內幕

萬里浪著

七角

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

鄭學稼著

燃犀錄

不忍聞齋筆記

徐駿編

六角

故事新編

港滬脫險記

一個無產者的自傳

鄭瑞梅著

一元五角

蘇北歸鴻

在西北原野

柳霽著

三角

陝北剪影

黯澹的一頁

晴村著

八角

劫灰集

長征集

馮清文著

二元五角

趙侗之死

回到人間

崔尤常著

一元

回到人間

悟生著

梅洛萍著

一元

長征集

回到人間

洛夫著

七角

趙侗之死

回到人間

林歹著

七角

回到人間

悟生著

王平陵著

七角

燃犀錄

不忍聞齋筆記

徐駿編

六角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字第二〇二六號

352

六廿日